

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一

吳 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七

下中

朱

博物志堯作圍棋以教丹朱尙書疏鄭注云丹朱見洪

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額使人推行之紀

年帝堯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於丹水

韓詩外傳八魏

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父賢不過堯而丹呂放淮南秦族訓雖有法度而殊弗能統注殊堯子也

覽去私堯有子十人廣博物志朱之兄考監明先死而

不得立庶弟九

女志

本大戴帝繫又吳越春秋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

嬉年壯未孳於砥山得蕙苾而吞之意若爲人所感因

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

大荒南經鯀妻土敬士敬子曰炎融疑非一人紀年禹母曰修

已又廣博物志遁甲開山圖云女秋暮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鷄子愛而含之遂有娠

鼓窆

呂覽古樂篇帝堯命質爲樂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作以

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此或樂師之瞽者歸藏云

麗山氏之子鼓羅泌据山海經以爲逢伯陵之子鼓不

必舜父也孔安國曰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

謂之瞽配字曰瞍

按劉向云舜父夜臥夢見鳳凰舜懼相過眡其目霍然開者乃委巷語也

象

荀子正論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

韓非忠孝篇瞽瞍乃舜父

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按此語又在萬章問孟子之下也

商均

呂覽去私舜有子九人紀年帝舜二十九年命子義均

封於商

大荒東經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羅泌云女嬃生義均及季釐金樓子商均一名章鵠

大康

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

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王逸曰五子之歌佚篇也

表云啟子昆弟五人

號五觀按楚語云啟有五觀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

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

西河武觀來歸

韓非說疑啟有五觀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

敗法圯類也

周書嘗麥解其在下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

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囚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

夏略墨翟非樂篇子武觀曰啟子淫溢康樂野於飲食

將之銘莧磬以刀湛濁於酒淪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

於天天用弗式按此與楚詞合五武雖通然紀年云季

子武觀則五子者并太康仲康言之也潛夫論五德志

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事
帝降須洛納是謂五觀按此則表以太康之弟復有五
人者非也

義和

紀年仲康五年命胤侯帥師征義和

逢門子

呂覽聽言逢門始習於甘蠅

王逸楚辭注羿攻將歸使
家臣逢蒙射而殺之列子

仲尼篇逢蒙之弟子曰鴻超莊子作逢蒙荀子作
逢門韓非作胤蒙淮南作逢蒙子皆聲同五異耳

獯

澆獯同叛子耳有何軒輊

柏封叔

昭二十八年傳

癸

管子輕重甲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樹以觀凍溺弛北

虎以市以觀其驚駭

又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驂晨樂聞於三衢

淮南覽冥

訓夏桀之時植杜稿而墀裂客臺振而掩覆

紀年帝癸二年桀傾

宮毀犬羣噪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渙

墨翟非攻篇五穀焦死鬼呼國鴈鳴

十夕餘天乃命湯於鯀宮命融隆火於夏之城

又汜論

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而悔不殺湯於夏臺

紀年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於夏臺二十三年釋商侯履

龜筮列傳桀有諛臣名

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食狼按桀紂並稱猶諸湯武不當分異錢大昕云孟堅序

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依此桀紂當並列桀與末喜于莘在八等又失載崇侯名皆轉寫之脫誤也

末嬉

天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注言夏桀征伐

蒙山之國按國語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河

而得妹嬉始開圖孔甲見逢氏抱妹喜義之以爲太子履癸妃接孔甲去桀世四代不得以爲孔甲呂覽慎大

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喜好彼琬琰

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

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伊尹又

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嬙末嬙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

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鬬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

紀年帝癸

二十九年三日並出博物志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沈沈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夷對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按桀都安邑湯居亳夏西殷東者是伊尹以告湯列女傳桀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也

干辛

呂覽當染桀染於干辛岐踵戎

紀年帝癸六年岐踵戎來賓

又慎大

覽干辛任威凌轢諸侯

知度篇作羊辛說苑尊賢篇作干莘

推侈

墨翟所染夏桀染於干莘推侈又明鬼篇桀有勇力之

人推侈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呂覽簡選殷湯良車

七十乘必死七千人以戊子戰於廊遂禽推移太犧韓

說疑桀有侯淮南主術訓桀之力制脩伸鈞按制索鐵

歛金推移大犧按淮南以為桀之力能推移大牛蓋推

侈大犧是二人名相涉而誤也說苑教慎篇湯誅桀左

四並云紂晏子問篇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明是兩人

葛伯

越絕湯飾犧牛以事荆伯疑卽葛伯事而訛傳

尹諧

荀子宥坐篇湯誅尹諧家語本之又說苑指武篇湯誅

蠲沐

武乙

紀年注名瞿表置此者據本紀射天雷震而死也

大丁

紀年作文丁

按本紀無不道之跡而與夏桀同科誠不知其何謂也

乙

紀年注名義

祭公

紀年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噎雉免皆

震喪六師於漢

辛繇靡

呂覽音初篇周昭王親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

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即上擅於漢中辛餘靡振王

北濟又反振蔡公撰同拊方言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

爲長公紀年穆王元年命辛伯餘靡繇餘聲

通左傳梁餘靡呂覽亦作梁由靡

魯幽公

以紀年推之幽公被弑在昭王九年與年表異

齊哀公

紀年夷王三年致諸侯烹齊哀公

此公羊傳之謬夷王政衰不應無道如紂

密康公

見周語

懿王堅

詩序東方未明刺時也鄭詩譜以爲懿王時沈約据之以注紀年又匈奴傳懿王時王軍遂衰戎狄交侵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夷王摺

本紀與紀年並作變變無音摺者師古不料其誤而強

爲之說

齊厲公

暴虐被殺

曹幽伯

爲弟蘇所殺

叔術

邾顏之弟妻嫂者公羊以爲賢者也

時

叔術子

曹戴伯

殺幽伯代之宜入下下

潘父

弑昭侯者當入下下

宋殤公 華督

弑君之大賊猶不入下下不知其何心也

蔡哀侯

呂覽長攻篇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
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
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
是與蔡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

蔡與左傳不同

周公黑肩

其次當在哀姜前

連稱 管至父

弑君之賊

雍人廩

齊世家作雍林爲地名此加人字又異左傳

鮒里乙

荀子宥坐篇管仲誅付里乙

尹文子傳爲付

家語始誅篇作付

乙說苑貴德篇作符里

指武篇作史附里

南宮萬 猛獲 南宮牛

按三凶不入下愚何也

鄭子嬰齊

左傳作子儀世家作公子嬰此誤益一齊字以索隱證之知非世本所有

傅瑕

鄭世家作甫瑕

晉愍侯

桓八年傳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於晉世家紀年並同此誤以爲晉侯諡

王子頹

紀年晉獻公二年王子頹亂王居於鄭鄭入王府多取
玉玉化爲蜮射人

爲國 邊伯

五大夫又缺其三

楚杜敖

左傳作堵敖楚世家索隱音側狀反則杜本作杜

圉人犂

公羊閔元年傳作僕人鄧惠樂

公子慶父

魯失討賊之法表復昧大逆之罪

晉獻公

目覽原亂曰獻公聽驕恣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

數按此是下愚視國小力弱而滅亡者更可羞也

優施

見晉語

虢公

新書雜事昔者虢公驕恣自伐詔諛親貴諫臣誅逐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

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脯梁糧糗號公
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
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耶對曰知之曰知之何
不諫之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號亡號
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言之過也韓詩外傳六郭君郭號同焦氏易
林牛驥同堂郭氏以亡國破爲墟主君奔走紀年號公
醜奔衛與
傳奔京
師異

曹其公

呂覽上德篇公子重耳之曹其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
池魚淮南人間訓同覆如是雖厭役之辱不至於此誣而無理也不足言也杜預解傳薄而觀之爲逼迫

而觀之亦非當從晉語設微薄而觀之高誘
亦云設薄以觀之並爲設微薄以私煥之耳

惠后

溺寵少子外召戎索破國亡家古今多由此老嫗

梁伯

公羊傳魚爛而亡

曹其公

馬驢曰重出

齊公子無詭

傳作無虧先出閔二年傳不宜傳於此

邠歆閭職 晉趙穿

未有被弑之君入下愚而刃其君者反在上也

鄭靈公 公子歸生 子公

說苑復恩篇子夏言此事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按
云有漸者子公敢於君前嘗味其無君之心已久靈公
不君之狀可驗也韓非韓篇食龍之羹鄭君怒而不誅
故子公殺君

晉先穀 楚子越

皆滅其宗者宜入下愚

穀陽豎

呂覽權勳作豎陽教

韓非十過韓非二篇與內外傳同淮南人閒訓說苑數篇與呂覽

同諸書並云小忠大患之賊也

鄭公子班

字子如成十年傳

屠顏賈

晉語有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屠岸賈或其後歟然

下宮之難出於小說之虛妄史遷寡識采人趙世家耳

按其時執政爲樂武子郤之戰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故晉語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昔吾逮事莊主是與朔有舊雖討趙同趙括必不并殺其遺孤其妄一也成五年原屏放趙嬰齊於齊八年晉誅同括而世家新序皆并誅趙嬰齊其妄二也又云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則是景公受制於一

屠岸賈諸將隨同朋奸何以處范文子知武子諸賢其
妄三也成二年安平之戰樂書已代趙朔將下軍則朔
死矣又六年而有原屏之難武何得爲遺腹而八歲小
兒豈能匿於袴中其妄四也成三年傳晉作六軍凡十
二卿無屠岸賈若非軍將焉能興兵作難其妄五也趙
盾以括爲公族其族皆統於宗子括誅則收其田邑故
立武反田二年而景公卒安有屠十五年始以疾卜趙
宗爲祟其妄六也前後乖舛不通道理誕妄之尤者遷
自稱爲名山
事業可歎也

宋蕩子

成十五年傳蕩澤字子山此云蕩子非也

晉厲公

紀年書晉厲公卒蕩澤其載

宋魚石

五大夫舉一以概之

慶克

成十七年傳慶封父

國佐

成二年傳齊侯使賓嬭人賂晉紀年晉景公十一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觚則賓嬭人卽國佐明矣表置賓嬭人於第四置國佐於此誤以爲二人

楚公子申

襄二年傳

楚公子壬夫

襄五年見殺

鄭釐公

傳名髡頑世家名惲

子駟

公子駢七穆之一

孫蒯

先出襄十四年傳

邾庶其

襄二十一年傳

鄭尉止

襄十年傳當在庶其前

衛甯喜

其父植負逐君之罪矣又教其子弑君焉父子之愚世
濟凶德

巢牛臣

襄二十五年傳

宋伊戾

襄二十六年傳

吳餘祭

富有子字傳在襄二十九年世家在楚靈王次乾谿之

下索隱已糾其誤

魯昭公稠

晏子雜篇魯昭公奔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奔國之早奚道至於如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按昭公十九年即位至二十五年出奔年不爲少傳載齊侯唁公之辭甚令蓋禮儀如此也人既失國而反訕笑以問其致亡之道雖野人無是情理可知撰者之妄說苑敬慎篇又作哀侯益謬

晉昭公夷

寘於此者以晉世家有昭公時六卿強公室卑語也其實未必然

燕惠公

燕世家以爲出奔齊與傳云簡公兩歧史遷謬

陳公子招

先出昭元年傳按此亂人當入下愚

周儋桓公

昭九年傳儋桓伯

魯南蒯

昭十二年傳

莒子庚與

昭十四年傳釋文庚與亦作與

宋元公佐

莊子外物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
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
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
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
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龜龜至君再欲殺
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剝龜七十二
鑽而無遺筴

按褚少孫以此續龜筴列傳恐以莊生之
寓言爲王史之實錄也說苑正諫篇伍子

胥諫吳王曰白龍天帝貴者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則豫且或果有其人

蔡平侯

昭十三年傳與陳惠公同復國

樊頃子 司徒醜

並昭二十二年傳

子鼃

杜預云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豈何休子朝年尚幼之說也

賓猛

賓起也荀子解蔽篇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

梁丘據

字子猶說苑建本篇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長行行者長至嬰非有異於人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曹悼公

各本訛爲曹桓公

南宮極

昭二十三年傳震死

頓子 胡子髡 沈子逞 陳夏留

並昭三十三年傳

宋樂大心

昭二十五年傳桐門右師

季公鳥

昭二十五年傳

公叔務人

公爲也檀弓作公叔禺人

寺人僚祖

昭二十五年傳

臧昭伯

臧爲子

厚昭伯

呂覽察微篇亦爲郝昭伯

吳王闔廬

呂覽首時篇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又用民篇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試其

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

淮南秦族訓
五戰入郢燒

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新書七郢之
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鍾

楚郢宛

昭二十七年傳

越王允常

越絕夫鐔子允常

闕且

楚語與令尹子常語知其不免則非愚人不當在此

宋昭公

下有宋昭公此誤出

邾嚴公

定二年傳

夷射姑

定二年傳韓非內儲說下門人捐水而夷射誅訛爲齊之中大夫

楚囊瓦

黷貨如餓豺狼臨難乃鳥獸散當入下愚

晉定公

終春秋傳趙世家云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治三年之喪期而已按哀二十年傳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此

傳書前記卷十一
是襄子處父簡于喪及聞吳被圍而更降於處喪之禮
非因定公卒降也傳載楚隆語甚明史遷誤會文句又
以襄子爲簡子何異齊東野人語乎

陳懷公

世家以爲如吳吳留之卒於吳按傳無其事

滕悼公

滕悼公於昭二十八年卒非也杞世家有杞悼公訛杞
爲滕

許男

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謂此刊本訛爲許幼而饒

氏謬引西都賦之許少可笑

莒郊公

列子說符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夏
日則食菱莢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
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
是知與不知者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
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
知其臣者也

呂覽恃君篇同說苑立節作莒穆公朱厲
附按莒無穆公春秋年表有郊公郊敖聲

同當是
郊公也

邾悼公

按三年傳莊公穿卒子隱公益立哀公七年代邾以邾子益歸八年復國又爲吳所執十年奔齊二十二年奔歸國二十四年又爲越人執以歸終春秋傳始末如是云邾悼公者誤也

頓子 胡子

定四十五年滅

薛襄公

薛伯定各本認公爲子

小邾子

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

齊悼公 鮑牧

陽生齊世家鮑子弑悼公又巨謬也劉恕外紀仍踵之

田恆

竊鈇公室寄瑕私門其醜行之尤者歟

諸御鞅

哀十四年傳此當在中列與田恆並列繆

衛太叔遺

太叔僖子哀十一年傳

衛出公輒

當入下愚

渾良夫

哀十五年傳

石乞 狐麇

哀十五年傳史記作盩厔

傳三百五十二師覺援孝

子崔既長欲報父仇孟縣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縣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蒯聵

說苑立節篇佛肸用中牟之縣叛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

後義死不避遂袂衣將入鼎佛肸播而口之趙簡子屠
中牟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君子不恥人
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
南徙於楚

新序義勇
作田卑

公山不狃

子洩也潛夫論忘氏姓公山氏魯公族

杞愍公 杞釐公

世家弑愍公者爲釐公

蔡侯齊

荀子強國篇公孫子曰子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

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

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臣

舍不宜以眾威受賞

淮南道應制子發攻蔡喻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

辭不受

說苑權謀篇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

而繼之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

乎對曰吾國將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之病將死

不可爲良醫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

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家而

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見

威公縛在虜中遂解其縛與俱之楚

按楚策三蔡聖侯之事子發方受命

平宣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諸書並作楚宣王世家云
楚惠王滅蔡後陳滅三十三年年表周宣王二十二年
惠王四十二年滅蔡下至楚宣王元年七十餘
年則宣爲惠之誤又以蔡侯齊爲聲侯亦非也

思王叔襲

天子家篡殺之始

周威烈王

通鑑以威烈王二十三年起年表是年九鼎震

宋昭公

表云景公子者從左傳新書七皆宋昭公出亡至於境
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
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

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
心易行衣苴布食黼黻黻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
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韓詩外傳六同按韓
取宋當謂其昭公被出時可耳公既復則子罕非終有
之也世家只是填寫世本又加以錯亂如古廟栗主耳
此等大事不載
何貴乎有史

晉幽公

紀年幽公十年秦大夫晉嬴賊幽公於高寢之上

世家索隱

引作夫人

楚聲王

呂覽慎勢聲王圖宋十月宋楚世家俱缺其事

元安王驍

本紀作安王驍紀年亦無元字

鄭繚公駘

世家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繚公駘按
其時則列子居鄭之時也韓非說疑太宰欣取鄭應謂
繚公然不可考矣

韓哀侯

爲韓嚴所賊者

周夷烈王喜

本紀年表無夷字

周顯聖王扁

本紀年表無聖字

莊蹻

荀子議兵篇楚之莊蹻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又云

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

楊倞曰蹻初為盜後為楚將

呂覽異用篇跖

與企足得銘以開閉取鍵也高誘曰企足莊蹻也介立

篇莊蹻之暴郢也

高誘曰莊蹻楚成王之大盜

韓非喻老篇楚莊王

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

商子弱民

篇韓詩外傳四並云莊蹻起而楚分則莊蹻固盜也史漢西南夷傳並以

為楚莊王苗裔為楚威王將軍

華陽國志作頃襄王取其與秦擊奪楚巴黔中

合郡後漢書作莊豪又似別一莊躋循荀子所稱則楊倞
之語爲通又按越世家楚越構兵正在威王世韓非誤
以爲莊王也高誘云成王又與威王字形近而訛然威
王卒後五十餘年至頃襄王二十二年秦拔巫黔中郡
謂威王時使莊躋不應如是之久謂頃襄王時爲將計
其年當七八十餘不任爲將於微外並可疑也按楚策
張儀說懷王云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
而下華陽國志秦平蜀司馬錯等因取其巴又云周赧王七年司
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船船萬艘將浮江伐楚取商於
之地爲黔中郡按浮江正向楚之麓至地非商於也以
商於爲黔中者誤然可知其開置黔中不始於頃襄王二十二年白起之師矣據西南夷傳云

莊蹻將兵循江上則自外江入巴郡秦既并巴苴道塞不通應在是時爲楚懷王也歷久致疑並緣史遷西奪楚巴黔中郡誤置在頃襄王世耳

越王無疆

越世家楚威王大敗越殺王無疆案隱按紀年粵子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疆之語是無疆爲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張明經案秦曰據此則楚殺無疆當在哀王二十年後矣今本紀年有之當是傳會史記而未博考索隱也案紀年終於魏哀王二十年年表魏襄王七年爲楚懷王元年攻楚策范琛之語無

疆實滅於懷王世也越絕之作已在東漢故承史記亦
以爲威王滅無疆也

趙武靈王

韓非外儲左上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潘吾卽
蒲吾刻疎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
遊於此說苑尊賢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任李兌故也
按五國相王武靈獨不王今國人稱之曰君及傳位於
太子故自號主父終其世未稱王蓋至惠文王稱王追
尊之加魏
惠成王耳

李兌

韓非難二李兌治中山苦陞今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

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

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

按此李兌疑爲李克之誤吳師道謂李兌封奉陽君按奉陽君有三

蘇秦始說趙肅侯云云奉陽君捐館舍此一奉陽君也

趙策李兌謂齊王曰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此

公子成當武靈惠文之世又一奉陽君也趙世家公子成爲相號安

平荀子臣道篇趙之奉陽可謂篡臣也此奉陽君乃李

兌也按主父之禍始於廢長立少繼乃移愛並樹李兌始有憂禍之言終宣戡亂之力然先時不敢諫者

則主父剛而自用不任兌之驗也其後身爲逆亂亦以畏主父之嚴恐釋兵而加誅也一時策士范雎等諸子

荀況等並以主父任李兌而餓死傳爲口實君臣蒙其詬久矣訊諸二人未必心服也不然或史遷序次之謬

所不敢
知耳

田不禮

按趙世家公子章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呂覽當染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墨子作田不禮趙事在赧王二十年齊滅宋在二十九年則非一人也

代君章

卽安陽君

齊湣王

呂覽過理篇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玉丹曰我何如主也

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解天下而無恨絕者
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
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
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帶益三副矣新序五齊潛王亡居衛盡日步走謂
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亡者其何哉公
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尙未知之耶王之
所以亡也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
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潛王慨然太息
曰賢固若是其苦耶按以上所述潛王可謂至死不悟
者矣下流之人眾毀所歸或出遊士增飾其態狀固未
可知然以他事證驗及魯仲連所云過魯過鄒者悉肖
其爲人則未可以爲虛誣也史遷敘事匆匆於此等人
物都無發揮漫爲紬金鎖
石室之書其欺人之語耶

淖齒

呂覽正名作卓齒潛夫明闇篇作踔齒韓非內儲上卓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又外儲右下卓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一日入齊則獨聞卓齒而不聞齊王

楚策荀卿書謝春申君曰卓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淮南祀論訓澤

王專用卓齒而死於東廟按閔王已失國卓齒將楚兵救齊因相之

耳所以爲口實者以其被殺也不然或史傳佚其專用

齊之事也

騎劫

見田單傳

韓王安

李斯上書言趙高之矯曰其志若韓琨之爲韓安相也

趙王遷

淮南泰族訓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木之誼
聞者莫不隕涕

劇辛

韓非飾邪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鷁冠子世兵篇

劇辛爲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剄燕以失五城

按鷁冠子

著書不應言龐煖敗劇辛事然則此等篇第疑龐煖所
爲也又按劇辛本昭王所致客也鄒衍惟解大言劇辛
亦終敗亡幸有一樂毅收功耳禮賢下士而求其
必效談何容易雖然梁齊不有孟子荀卿乎哉

秦二世胡亥

新書六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
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杖者因行殘
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卽位皆知天下必
弃之金樓子一秦二世卽位自幽深宮以鹿爲馬以蒲
爲脯

下下

蚩尤

周書嘗麥解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宇少昊以臨四方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懼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於大帝用名之曰絕轡之野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劔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戰萬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二

鵲冠子世兵黃帝百戰擒尤七十二大荒東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台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

水虫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
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九黎

楚語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章昭曰九黎氏九目刑偽人蚩尤之徒也

孔傳九黎之君號曰蚩尤鄭曰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

君在少昊之代

疏亦知其非故云蚩尤在炎帝末九黎在少昊末二者不得同也偽孔傳本於

馬融云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見釋文按國語明言九黎在少昊之衰世

時代懸隔而以爲蚩尤

高誘注秦策亦以蚩尤爲九黎氏君何其荒謬耶

其工

其工有五律書顓頊有其工之陳列子湯問其工氏與

顓頊爭爲帝

淮南天問訓同

此在顓頊時者也文子上義篇其

工爲水災故顓頊誅之淮南原道昔共工之力觸不周
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
楚世家共工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此在帝嚳時者也
周書史記解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
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共工以亡紀年帝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一以
爲堯時也淮南本經訓舜之時其工振滔洪水以薄空
桑在舜時實與堯並時也秦策一禹伐其工海外北經共工之臣
曰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所抵厥爲澤谿禹殺相柳氏也又以爲禹而實舜所命
也杜預云窮奇謂其工也

謹兜

古文作鵬咬韓非說疑韓氏有孤男亡國之臣也

謹究以孤功輔穆亡其國孤功與孤男形似

三苗

史記解外內相聞下據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

墨翟非攻

篇昔者三苗大亂堯命禹之曰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

苗犬哭平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

乃命元宮禹親把天之璫令征有苗四雷誘祇有神人

面鳥身若瑾以待搯矢有苗之群苗師太亂按此類妖

巫韓非說疑三苗有成駒海外南經三苗國在赤水東郭璞曰昔堯以天下讓舜三

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

入南海為三苗國博物志相同

鄭云有苗九黎之後

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為三苗

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

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

楚語章昭

云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克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也堯興而誅之魏策一吳起封武侯曰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枝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韓非五蠹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武有苗乃服說苑君道篇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論教猶未竭也究論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按今僞古文作舜命禹征與上所說正相反

鯀

呂覽行論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

以爲城淮南原道夏縣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舉獸之
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彷徨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
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紀年帝顓頊三十年產伯縣墨翟
尚賢伯縣帝之元子蘇轍古史云
顓頊子太閭遠律歷志
以爲顓頊五世孫得之

有扈氏

莊子人閒世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說苑政理
篇子貢曰昔禹與有扈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
年而有扈氏請服此疑有苗之訛呂覽召類篇禹攻曹魏屈釐
有扈按此皆以爲禹時則扈本故國非禹之子與傳異昭元年傳楚語並云
有觀扈淮南齊俗訓有扈氏爲義而亡注有扈氏夏之庶兄也以義

舜舉賢禹獨與子周書史記解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

而不恭身死國亡吳子圖國篇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

以喪其社稷韓非說疑有扈氏有失度亡國之臣也又據天問云有扈牧

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云啟攻有扈氏

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按與甘誓大陳六師聲討

其罪又不同異說之難齊如此墨翟明鬼引夏書禹誓曰大戰於甘以啟誓爲

禹誓或史策總目之耳

羿

說文羿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蓋有窮之羿其子孫

也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氏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濱

按屈子則以兩羿為一淮南本經訓堯之時十日並出
 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猥倫鑿齒九嬰大封封稀
 皆為民害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
 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猥倫所修
 蛇於洞庭擒封稀於桑林萬民皆喜淮南紀年帝相八
 所云皆依山海經屈子之詞乃駢出耳
 年寒浞殺羿淮南詮言羿死於桃棗高誘曰棗大棘也
 桃木為之以
 羿自是以來
 鬼畏桃地

韓浞

天間促娶純狐眩妻爰謀

王逸曰言浞娶於純狐而
 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

伯靡殺
 寒浞

算

王逸曰澆一作算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使其子

居過說文絲字引虞書丹絲界管子宙合篇若敖之在
堯也注敖堯子也按尙書釋文亦云傲又作畀是古來
傳訛有此說

辛

新誓九紂自謂天王

又君道篇紂作桀數干昵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桀之

論衡

語增篇紂力能索鐵伸鈎

淮南以爲桀

撫梁易柱又云紂以

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

韓詩外傳二新序

刺奢並以爲桀按紂強人牛飲己爲長夜之飲要

非並時亦非一地兩者本自無礙王充以爲牛飲三千
人必不能在室內不在室內無容不知朝暮強詬而不

舍何耶其書類如此

姐已

紀年帝辛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姐已以歸作瓊室立玉
門潛夫論潛歎篇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乃
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姐已姐已懼進御
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之年耆耶明旣衰耶何
貌惡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姐已恐
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不道欲以此惑君王也
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脯厥女而烹九侯天下
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惟恐紂之聞也

按克殷解
云適二女

之所乃既縊注二女姐已及嬖妾又世俘解妻二首赤
施則紂有二妻紀年雖煩竟不知姐已之外爲誰呂覽
先識云商王後近姑與息

費仲

韓非外儲左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說之諸侯附

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患

內儲下云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今之諫紂而

亂其心按此自相矛盾

淮南道應訓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

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縱而赦

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

拘文王於羨里

注屈商紂臣也

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

之珍怪得騶虞鷄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

羆青豸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

說之乃免其身

周本紀桓子新論皆同以爲崇墨翟明

鬼武王戰平牧之野王手擒費仲惡來

又云費仲惡來崇侯虎指畫殺

人

飛廉

荀子成相篇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

索隱云處父至

忠天賜石棺事蓋非實譙周深所不信按此本秦史欲美其先顛倒是非耳史遷寡識徒污簡牘

惡來

鷩冠子備知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頭手污於

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

按諸書皆以武王斬紂之頭按新書

五紂之軀奔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踏腹履

腎踐肺履肝周武王乃使人雉而守之民之觀者擗帷

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然則所以順民心耳秦本紀言惡來革早死豈非以

一手掩天下之目乎按紂之助虐者尸子有王子須天問有雷開皆不足道獨何以遺崇

侯虎也應是呂覽墨子並云殷紂染於崇侯惡來新書傳本脫落五作

左強

淮南覽實訓紂為無道左強在側龜策傳紂有諛臣名為左強誇而自巧教

為象

管叔

墨翟

井柱公孟

篇作關叔作雒解管叔經而卒

外紀引作管叔霍叔縊卒

誤按世家以管叔爲周公兄與孟子同淮南記論周公

有殺弟之累

齊俗訓周公放蔡叔誅管叔放兄誅弟非不仁也匡亂也又以蔡叔爲兄

列女

傳白虎通三引詩傳亦以爲周公弟不可知也

說苑指武篇文

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桀不伐順伐桀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蔡叔

作雒解囚蔡叔於郭陵

孔晁曰地名外紀引作郭鄰

昭王瑕

尙書中侯昭王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天問昭后成遊

南土爰底厥利惟河逢彼曰雉

按此有實事而王紀年逸不能通之矣

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十九年蔡公辛伯從王

伐楚天大曠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

按昭王之過在德不及前王而猶勤

遠略本無大惡昭灼人口班氏列請下愚其尤譏歟竊從而推之四凶遭聖明而誅竄桀紂窮凶虐而滅亡若此類者被以下愚庶昭炯戒若夫王政既衰臣弑君強并弱堅冰之戒漸於履霜非盡如桀紂也操史筆者宜察其所以被殺與亡國之故大有可哀而慨蒙下愚之垢故鬼有知寃痛冥漠矣

房侯

周語房侯實有爽德丹朱焉身以儻之生穆王焉

宋煬公

不得其被弑之罪

齊胡公

世家爲周天子所立其被殺不幸也潛夫論齊騶馬傳
沈胡公於貝水

魯魏公

以其弑幽君而自立

楚熊摯

作熊摯者据傳二十六年傳云云熊摯有疾而自竄於
夔非其罪也

宋厲公

世家弑煬公而自立按昭七年傳弗父何以宋授厲公

則史遷事有誣也

齊獻公

又以其殺胡君

厲王胡

呂覽當染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

墨翟所染作厲公長父

榮夷終

紀年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

榮夷

終卽周語榮夷公

詩正義引尙書中侯撻雒貳曰昌受符厲倡

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刺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

人家伯罔主異載震谷永上書曰閭婁驕煽日以不臧

鄭箋故据魯詩傳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爲厲王詩

衛巫

不列榮夷公等而列衛巫外矣

楚熊嚴

未審其實於下愚之狀

伯御

紀年宣王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弑其君懿公
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

衛其伯

詩序衛世子其伯早死衛世家爲武公篡入釐侯諱自
殺從詩序則早天非罪從世家罪不在其伯

晉殤公

晉世家作殤叔紀年幽王四年晉世子仇歸於晉殺殤叔

幽王宮涅

呂覽注云幽王名官皇史記集解涅一作生

劉恕外紀蘇轍古史

作宮涅則涅乃涅之誤而生爲涅之省文

御覽八十五瑣語曰宣王之元妃

獻后生子不恆期月而生后弗敢舉天子召問羣臣之元史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體有不全諸骨節有不備者則可身體全骨節備不利於天子也將必喪邦天子曰若而不利余一人命奔之仲山父曰天子年長矣而

未有子或者天將以是弃周雖弃之何益天子弗弃之

述異記周幽王時牛化為虎

羊化為狼洛南有避狼城

褒姒

呂覽疑以篇周宅鄠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喜悅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不至乃身死於麗山下爲天下笑

按此史記烈女傳所本故錄之

號石父

晉語褒姒與號石父比逐太子宜咎呂覽富染幽王染

號石父鼓祭公敦

墨翟所染染於傳公夷蔡公穀皆號石父之誤

皇父

紀年幽王四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司徒皮

鄭箋幽王時司徒鄭桓公非番也

太宰家伯 膳夫中術 內史椒子 趣馬蹶 師氏萬

按以上七人若從魯詩讀則皆屬王時臣

平王宜白

古文環諸幽王將殺太子宜白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

白叱之虎弭而伏

曹繆公

世家殺其兄石甫自立

晉孝侯

此力不足也有何罪也

曲沃嚴伯

弑孝侯也

魯隱公

春秋美之置諸下愚班氏造孽矣

芮伯

紀年晉曲沃武公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出奔魏

彭生

管子大匡篇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
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
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
其得免乎

陳厲公

乖左傳之明文從史遷之謬記司馬貞已糾之矣据索
隱云班固又以厲公爲桓公弟則此表有桓公弟三字
今本脫

長狄僞如

按文十一年傳僑如當爲榮如穀梁傳曰弟兄三人佚
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
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膚見於賦

齊襄公兒

據文脫一諸字

公子亡知

當云公孫亡知

晉驪姬

列女傳里克殺卓子乃戮驪姬鞭而殺之

楚繆王商臣

列子黃帝篇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

晉靈公夷皋

說苑正諫篇晉靈公造九層臺廢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三博棊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吾少學之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卽以棊子置其下加九鷄子其上左右懼靈王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

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卽壞九層之臺

韓非難四晉靈侯說參無恤

夏姬

列女傳云美好無匹內挾技術三爲王后七爲夫人

莊王

未納亦不稱后大夫之妻不稱夫人劉向爲雜學故其言鄙俗如此

程鄭

晉語悼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此非下愚也

西鉏吾

成十八年傳觀其語智識人也何爲入下愚非徒品題之謬良由涉學之惰

齊嚴公光

晏子內篇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義勇力之士無忌
於國貴戚不薦善通邇不引迺

楚夾敖

昭元年傳葬王於郊謂之郊敖世家夾非

蔡景侯

襄三十年傳子禍

蔡靈侯

昭十一年傳弑父滅國

陳良公弑

昭八年傳滅國

吳餘昧

昭十五年經作夷末按夷末以令終目爲下惠殊乖呂覽察微篇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隙

宋寺人柳

昭十年傳

魯豎牛

韓非內儲說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戮此不參之患也

楚靈王

墨翟兼愛篇楚靈王好士廡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

節肱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

升才子大道篇楚莊愛細
廣一國皆有飢色荀子君

道篇同並
訛爲楚莊

晉邢侯

申公巫臣之子昭十四年傳

雍子

韋昭云故楚大夫先出襄二十六年傳

楚公子比

非其罪

觀從

昭十三年傳此不得爲下恩

周悼王猛

公羊家以爲無此仍其謬也

敬王可

按昭二十三年經先言天王居於狄泉下云尹氏立王

子朝則春秋正其名分矣公辛冢雖舞文巧詆亦無可說第言子朝年幼歸罪尹氏表置子朝於第八獨以兩王當下愚則狂惑矣

楚平王弃疾

既云平王則不名弃疾也新語無爲篇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按此乃靈王之誤繁露作懷王非也

費亡極

呂覽慎行篇古曰勲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

已以滅其族費亡忌之謂平

楚世家吳越春秋淮南子
閼閼俱作忌韓非同傳

曹聲公

春秋昭二十八年悼公午卒直接靖公露於宣八年卒
無聲公隱公兩代此据曹世家

吳夫槩

定五年傳奔楚爲堂谿氏韓非外儲右上有堂谿公謂
韓昭侯蓋其後裔也

衛靈公元

新序刺奢篇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趨役
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

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葺君則不寒民誠
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
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
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
也有善寡人有之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論宛春
可謂知君之道矣

呂覽分職篇同又晏子內篇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天不寒

南子

呂覽貴因篇孔子造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

高誘曰南子淫佚不

得謚

按列女傳有兩夫人仁智傳云衛靈公與夫人夜

坐聞車聲鱗鱗至闕而止趨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

此爲誰夫人曰此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墮行遽伯玉衛之賢大夫也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曰始妾獨以衛爲有遽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國之福也接所言國美然君夫人在小
或其齊宿當其一爲男子在嬖孽傳刺職立殺夫人南
時在廟故

子

彌子瑕

亦號彭封彌子

哀二十五年傳按新序一韓詩外傳並云史魚

以尸諫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然伯玉平生委蛇在公
原處進退之間而彌子畢身保祿未嘗退也是所記聊
爲人倫之美談非實事耳韓非說難又云駕公車食餘
桃色衰愛弛以之追咎亦借爲辭說哉

雍渠

世家作宦者雍渠

報任安書曰衛靈公與
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韓非難四侏

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涉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
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何爲見寡人而夢
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人君兼照一國故將見
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

一人煬君即則臣雖夢寃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

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按此又與史
魚事相乘

衛策衛靈公近癰

疽彌子瑕說苑至公篇孔子於衛主雍睢皆雍渠聲之

同也

趙岐注云癰疽之醫者也
大謬表又云雍渠爲黎
且子按定十年傳黎彌世家作黎鉏韓非內儲下

作黎且以雍渠
爲黎且子未聞

范吉射

列女傳范獻子三子

列子黃帝篇有
范子華或其一游於趙氏趙簡子

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云云少子伐其謀歸以告

母母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是此子也按此殆爲范吉

射呂覽當染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

中行寅

墨翟所染中行寅染於籍秦高疆韓非說林下晉中行
文子出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
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
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
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
其君矣說苑權謀篇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
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
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新序一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
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
即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晉先君中行穆子皮

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
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惟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
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
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

按此事與前事
明闇何其相遠

杞隱公

此二公兄弟篡殺者在下列後愍公哀公亦兄弟

杞釐公

篡殺復在上格

公孫疆

哀七年傳

田乞

陳僖子

齊簡公壬

韓非說林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殺淮南繆稱訓簡公
以懦殺

子我

闕止也史記國策並作監止呂覽慎勢說苑正諫諸御
鞅諫簡公俱誤以闕止爲牢子

子行

陳逆也

按此兩人又單
稱字毫無義例

石國

國當爲圃哀十八年傳

陽虎

淮南人閒訓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
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圖三匝陽虎將舉劒而伯頤
伯同迫按脫甲入公宮取門者止之曰天下揆之不窮
寶玉大弓與此情事不同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圖而逐揚劒提戈而走門者出之
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出之者怨之魯
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
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反利者也說苑

復恩篇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

按陽虎未嘗至衛韓非外儲左下作去齊

走趙

爲是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惟賢者爲能報

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

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

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外儲左云簡主僂而笑曰樹橘柚者

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又韓非外傳七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遊謂簡主曰云云與上同按此韓非外儲說右下陽虎

卽陽虎事說增文侯子質耳

韓非外儲說右下陽虎

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

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

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遂執術

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子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陳愍公

呂覽遇合篇陳有惡人曰敦洽讐麋陳侯聞而甚悅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讐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按說苑奉使篇蔡使師強王堅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

乎趣見之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
大怒云云遂伐蔡此一事而陳蔡異傳也

吳王夫差

淮南繆稱訓艾陵之戰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

太宰嚭

定四年傳伯州黎之孫嚭吳越春秋楚白來喜奔吳大
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乎子胥曰吾之怨
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
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走越
燕向日而能謂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

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
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
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論衡逢遇篇又作帛喜越絕子貢
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
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
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說苑雜言太宰嚭公孫雅倫同
苟容二子沈身江湖頭懸白旗越絕越王殺太宰嚭達
同與其妻于按哀二十四年傳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
則嚭仍用
事於越也

鄭相駟子陽

饋列子粟者世家繡公殺其相子陽韓非說疑篇鄭子

陽身殺國分爲三其臣王孫申呂覽首時篇鄭子陽之
難獬狗潰之淮南記論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
執而無赦舍人有執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
以殺子陽按此又以爲眾所殺與世家異韓非難四
鄭子都殺伯嚭而食鼎起禍疑卽子陽

齊康公

墨翟非樂齊康公興樂萬人食必梁肉衣必文繡

夫人鄭袖

楚策三南后鄭襄以金千觔進張儀鄭襄亦以金五百
觔是有兩鄭袖也後云靳尚謂幸夫人鄭袖以其有兩
名特異言之當卽設詐劓美人鼻者

宋君偃

呂覽禁塞篇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

於此也

年表魏昭王十年宋王死我溫

國策宋康王逃倪侯之館遂得

而死

荀子王霸篇作宋獻楊倞云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讎故不同

又過理篇宋王

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
門外庭中聞之不敢不應又墮塞篇宋王使人候齊寇
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
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以宋之服齊兵之弱惡能如
此宋王因怒而誦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使
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王視齊寇

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

說苑立節篇又有成公趙欲刺宋康公逾年而康公病死成公趙立稿於

彭山之上

楚王負芻

其亡國之故輕於趙王遷反居其下何也

魏王假

韓詩外傳十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今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劬匿者罪至千族公子乳母與俱亡

列女傳作魏王珣

齊王建

淮南察族訓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

往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

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

按后勝亡齊者也表又脫之

趙高

禮器注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

今語猶存也

漢書疏證卷十一終

浙江書局刊

樊熙校

丁立誠校

嚴曾鑑校

漢書疏證卷十一

三